

JMLC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2, 2026, pp. 291–300.**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0227sscnm

HIEP
Academic Publishing

从海边生存到航海之道：高鹏程海洋诗中的人海关系

胡苏珍（Hu Suzhen）

摘要：人海关系是海洋意识的核心，宁波诗人高鹏程二十来年的涉海书写，折射了中国语境中的“海洋”意识的扩容和丰赡。在关切海边生存时，他不只是从物质生计层面强化海对生民的重要意义，而是进一步深入海洋对渔盐家族身体的浸染与镌刻，渔人和鱼、船的象征意义上的胶合，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中国海陆复合型文明的历史本源，更具有情感温度和生命尺度。在抒情自我与海洋的关系层面，大海成了他多年的对话者，反复激发他沉淀自我，在海浪的坚持和执着中汲取勇气，读出波浪被卷入海底后的自我救赎和灵魂深度，并体认海边事物的渺小，从细微中挖掘力量，从暗影中生出飞翔之姿。在跨海交流题材书写中，他得出航海文明中的人海关系之道，将人类的远航提炼出文明的“蓝”色基因，即个体对神秘海洋好奇探索的永恒驱动，并在近年全球化低潮中振起“同一条水道”的心音，唱出文明连结、融合的旋律。

关键词：高鹏程；海洋诗；人海关系；渔盐族；自我；航海之道

作者简介：胡苏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宁波大学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院成员，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其他现代文类。电子邮箱：husuzhen@nbu.edu.cn。

Title: From Surviving by the Sea to the Core of Navigation: The Man-Sea Relationship in Gao Pengcheng’s Sea Poetry

Abstract: The Man-sea relationship is the core of maritime consciousness. Ningbo poet Gao Pengcheng’s sea writing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reflect the expansion and richness of the “maritime” consciousnes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When concerned about the survival of the seaside, he not onl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a to the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 livelihood, but also further delved into the immersion and engraving of the ocean on the bodies of the fishing and salt families,the symbolic bonding between fishermen, fish, and

Received: 04 Aug 2026 / Revised: 27 Aug 2026 / Accepted: 30 Oct 2026 / Published online: 10 Nov 2026 / Print published: 10 Dec 2026.

ships to a certain extent,which restored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China's land sea composite civilization, with emotional warmth and a scale of life. At the lev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yrical self and the ocean, the ocean has become his long-term dialogue partner, repeatedly inspiring him to settle himself, draw courage from the persistence and persistence of the waves, read out the self redemption and soul depth of the waves being swept into the sea, and recognize the insignificance of things by the sea. He excavates power from the details and takes flight from the shadows. In his writings on the theme of the transoceanic communication, he derived the way of Man-sea relationships in maritime civilization, extracting the "blue" gene of civilization from human voyages, that is, the eternal driving force of individuals' curiosit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mysterious ocean, and resonating with the heart sound of "the same waterway" in the low tide of glob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singing the melody of civilization connection and integration.

Keywords: Gao Pengcheng; Sea poetry; Man-sea relationship; fisher-salt community; lyrical self; transoceanic communication

Author Biography: Hu Suzhe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Faulty of Liberal Arts and Communication at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for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t Ningbo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other modern genres. E-mail:husuzhen@nbu.edu.cn.

在国家层面“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的倡导下，近年中国文学也出现了“海洋”题材热，2025年，《诗刊》社连续推出了“海洋诗”合集，响应着“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话语。在这一大潮中，宁波诗人高鹏程 2024 年出版的《大道蔚蓝》是国内第一部以“海上丝路”为题材的诗集，同名长诗获得“百年路新征程”诗歌创作特别奖，联系他 2020 年出版的《海岸细雨》（集合他 2005 年以来《海边书》《风暴眼》《退潮》等诗集中的海洋诗），可以看到，他的海洋书写历史长，海洋感知空间经历了从象山海岸渔港到五洲四海交互的变化，对海洋的情感价值体认界面不断拓宽。人海关系是海洋意识的核心，高鹏程认为，海洋文学主要表现人与环境、人与自身的关系（《海岸细雨》195）。那么，在他二十来年的涉海书写中，他对人海关系表现出哪些层面的思考？这些思考置于当代中国海洋文学的人海关系探索中具有哪些个人开掘力？探讨这些问题，一定意义上折射了近二十年中国语境中的“海洋”意识的扩容和丰赡。

一、渔盐家族的“人海一体”

人本是大地上诞生、运动的生物，一旦面对海洋，以往人与陆地环境的关系就自然切换为人海关系。从人文地理角度看，人海关系包含海洋对人类的作用与影响，人类对海洋的认知与把握，且经历了“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不断演进（韩增林、刘桂春 761–767）；从人与自然的征服关系看，人海关系历史被界定为“敬畏—航海—开发、破坏—可持续发展”（王书明 27–35）的过程。但从海洋文学的具体书写看，人海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维度，一是海中劳作者与

大海的关系，一是作家/诗人个体与大海的关系，一是人类航海文明中的人海关系。有经验、抱负的海洋文学写作者会综合这三层来思考，高鹏程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当代海洋书写者代表。

如果说坚实的大地主要为人类提供了农作物、安居所，汪洋动荡的大海既让人思考世界的浩渺和生命的神秘源头，又对人们的基本生活提供“鱼盐之利”。长期被称为“大陆型文明”的中国其实因固有的漫长海岸线，海洋观念古已存在，庄子的“万川归之”（243）、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转引自杨伯峻 43），都接通海洋表达自己的超越观与生命态度。与在岸上欣赏海洋的磅礴或开阔比起来，更原初、切实的人海关系就是临海而居的打鱼谋生需要，这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就有反映，如《山海经·海外南经》中写着一国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179），属于中国最早渔民生活的记载，明代彭孙贻《海上竹枝词》中的“残星满天细犬吠，黄鱼船上贩鲜回”（转引自杨风琴 67），写渔民半夜捕捞、贩卖。进入现代社会，在黄遵宪、梁启超等殷切表达了汲取海洋文明进取精神之后，本土的沿海民生继续呈现在作家笔端，如杨振声 1919 年的《渔家》，刘仲庵 1936 年的《岱山的渔盐民》，关注了渔盐生活的艰难与抗争。1983 年，有出海捕鱼经历的邓刚用一篇《迷人的海》鲜活刻画出了两代渔人在波涛与深渊的勇敢，以及对海的熟稔和热爱，人海互相映照。到 1990 年前后，福建的汤养宗，浙江的王彪、王自亮、厉敏、吴晓、岑琦、李越等诗人都从自己的临海成长、出游经验，写出了东海渔家生命的野性生命力，在被称为内陆文学的版图上添了民族海洋文学的浓墨，接通了中国古代的渔猎书写。

高鹏程的海洋诗有他特殊的生命印记与观察视点。他大学毕业后从西北来到象山石浦，过于庸常琐碎的岛外工作让他难以度日，他必须把自己投入到写作中，唤起自己对临海物象、生活的体验热情。2005 年，来到海边十年了，第一次见大海的涛声重新回到他枕边，他感觉时候到了，“当落日沉入/我平静的胸口，大海就会/显露真相”（《海岸细雨》95），可见，高鹏程的写作是在确定临海抒情对自己人生的意味，他要打探海上风景、海边生活的真相，而就诗歌而言，“真相”必然不是表层的，它包含了沉潜、隐喻。或许因三十岁写作拥有了人生沉淀，加上对沉潜的追求，他写出的人海关系露出别样的历史厚重感。在一渔民身上，他能看到“六百年来，/他的眼神里积攒下了/比一万米海水更蓝的火苗”（《海岸细雨》2），这是诗人对渔民大海情的歌吟，火苗象征代代海边劳作者不灭的生存渴望，蓝火苗隐喻着渔民对海上收获的一次次憧憬，以及向海深处、远处迸发的激情。六百年、一万米，显示了渔民与大海紧密缠结的历史感与深邃感。《晒盐的汉子》一诗中，汉子不仅“剥开海水的皮肤”“从海水中取出大海的骨头”，也把自己的血液一再提纯，“用自己的黑/换来一粒盐的白/他黑陶般的躯体里依然具有/瓷器质地的骨头”（《海岸细雨》47），诗人以深情的升华提供自己发现的“真相”：海盐的白是盐民用劳动换来的，他们虽然在年复一年的劳苦中晒黑了，但这黑具有了陶器的古朴、厚重、静默，且他们内里仍有细腻、光洁的心，正是靠这种心，才能制出纯白的盐。由此，高鹏程笔下的人海之间互相渗透彼此浇筑，达到了同质性，某种程度上，海边生民都会完成这样的“海化”。进而，在他的诗性眼光中，岛屿是“安放在/附近渔民身体内的一枚星辰”，或“压在渔区编年史某页的镇纸”（《海岸细雨》13），这不同于古代神山仙居之岛，也不属于桃源之地，而是连结着海中劳作者的现实生存与集体记忆，“星辰”意味着岛屿对渔民而言的航标指引、安全休憩地、永恒存在场所，给他们希望与慰藉，“镇纸”指向岛屿在历史叙述中的重要标记意义，缺乏岛屿就只剩下无从命名的茫茫水波。这种隐喻表现了高鹏程对渔民与海岛关系的深刻理解。

以文学史上的渔事书写来看，捕鱼常被描写为一种对自然的征服关系，是高昂的、动态的。或

渲染鱼挣脱的力气，赞美水手的勇敢，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或突出海上风浪的危险，如东海诗人丁竹笔下的“犁着逆流的水，犁着逆流的风/在咆哮的激流中前倾着酱黑色的脊梁”（71–72）。高鹏程不着意于人对海洋的征服，而重视诗性地提纯渔人深藏于内心的海洋情感，写出他们海化的生命形态。如《岩根大叔》中，渔民呼吸“带有深海的气息”，额上“残留风暴凿过的痕迹”，嘴角有“鳃的翕合”，眼神里有“隔世的蓝烟升起”，汗毛如“深绿的海藻”，身躯“形同散架的龙骨”（《海岸细雨》49）。可以看出，高鹏程对人海关系的思考不只是从物质生计层面强化海对渔人的重要意义，而是进一步深入海洋对渔人身体的浸染与镌刻，渔人和鱼、船的象征意义上的胶合。这个“岩根大叔”可谓中国海洋文学立体的、凝定的渔人形象。另一篇对称的《织网的渔妇》，升华的是岸上鱼妇与海洋的关系，在她织网的动作中，“风暴只在遥远的海面上徘徊/乌云需要看她的眼色行事”，她像一只海鸟在海面上翻飞，大海变成了她“网眼里晶莹的水滴”（《海岸细雨》50）。这种人海关系升华改变了现实中海洋对渔人的压倒性力量，渔妇如同掌握了定海洋的神针，人如同有了魔法，且暗示出，海洋虽然无比强悍，但女性的温柔与静美可以驯服这一猛兽。联系高鹏程《海边的女人》中的“她安静潮湿的呼吸/让沉在水中的灵魂 和星群/共同拥有了深蓝的睡眠”（《海岸细雨》46），可以看出他对女性沉静力量的赞美，女性的存在，让逝去的渔民、天上的星星都能与海洋和谐一体。由此可以说，高鹏程表现人海关系的过程中调动了静观、沉思，他凭借对渔人具身的观察和揣摩，对民间生命品性的体会，使人海关系超出了海洋学意义上的“恐惧—征服”的界定，更具有情感温度和生命尺度。

如同不少作家感慨生命在大地上“生于斯，死于斯”一样，高鹏程也写出了海边渔民在大海上“生于斯，死于斯”的命运，包含着深沉、静穆的喟叹。在农耕文明体系中，臧克家的《三代》以在土里洗澡、流汗、埋葬的三代简刻出了农民与土地的永远连结，海边生命会如何呢？高鹏程以《老渔民的三幅肖像》（《海边书》43）作了贯穿血肉的拟想。一是三只铁锚的穿透感。除了系船的铁锚，老渔民想锈成铁锚，他的影子再射进海里变成铁锚。这是诗人对渔民的大海情结的升华，其中对大海形象、姿态、肉身的想象，来自他观察、咀嚼到的人海关系。海波的涌动包含奔向岸边又退离岸边的趋势，对渔人来说，海是最亲的，故高鹏程想象他们的锚就是要拴住逃逸的海，钩住它的鞋子；又因为无数渔者在海的怀中世代劳作，有的沉到了海底，故高鹏程觉得锚拔出会“带出一片海的血肉”，人的肉身与海水合一。二是老渔民壮年与老年的对比。年轻的他咳嗽时，星星在倾听，台风停滞，鱼群起立，那是渔人对把控自然的自信；但现在他咳嗽只有“铁锈”溅落，即时间的锈痕，这是海上劳作生命身体衰老的暗示。三是老渔民衰亡前回忆灯塔以及对大海鱼群的爱和悲悯，意味着一切生命都有终结，渔者和鱼本质上同命。这三幅肖像不同于叙事文学的事件写实，它出于诗性地拟构，但饱含了人海关系现实的内涵，既有肉身的纬度，又有时间的经度。

海边生民和海洋的关系这一主题，在近年的小说写作中也开始成为热点。如林森小说《唯水年轻》中，“我”的曾祖父、祖父一代代随渔船出海，与风暴相遇，被子弹袭击、怪病侵扰，表现活着的人在亲人海难中撑住几十年的坚韧；雷默的《水手》包含了在捕捞船上钓鱿鱼、深水捞贝壳、与鲨鱼对峙等情节，突出克服海上孤独、虚无和生命脆弱的成长心理；赵德发的《大海风》中船老大、排船工的技艺展现了渔民世代驾驭海浪的意气。与叙事文学比起来，当代新诗群体写渔人生活的历史更早，也更见主体情感。如 1980 年代后期汤养宗从父辈的海上劳作中看到祖先耕海的血气，赞美人海相合；厉敏注重人与海之间相依共存又相互排斥的关系；谷频写了他长久居住的岱山岛上生活

的不易。高鹏程在渔港住了十年，他读到了东南海边人民与大海的关系如同他家乡人民与西北大地的关系，海是人的生存家园，船上的渔火，能够打开海湾的光，同时，海水、海风透入了渔人的身体，渔人的死亡也含有海的因子。高鹏程既贴着海边人的生存现实，又深沉凝聚他们的痛感和希望，出生与皈依，写出了人海之间的悠久、温情、厚重的关系。

二、大海与“自我”的互相重构

对于海洋诗作者而言，他们还需要表达海洋对自我的激发，“我”面临海洋的情绪反应或生命思考，由此，抒情个体与海洋的关系也构成海洋文学的一个研究视角。在中国，古代的涉海诗多表现逸兴湍飞、豪情满怀的一面，如曹操《观沧海》中的经略之志，谢灵运的《游赤石进帆海》“虚舟有超越”“适己物可忽”（张兆勇 26）的陶然自乐，陆游《泛三江海浦》的“醉斩长鲸倚天剑，笑凌骇浪济川舟”（141）的济世之怀。这种临海自我抒情在近代世界文学中也有了新篇，如拜伦为追求自由的海上流浪漂泊感，普希金《致大海》中表达对暴政的激愤，故奥登说浪漫主义诗人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海洋（转引自史蒂夫·门茨 5）。到中国现代诗歌阶段，这种海洋与自我的浪漫主义关系比较普遍，如郭小川《致大海》的“我要象春雷那样/向你学会呼喊，/然后远高飞/去吓退大地上的严冬”（97），希望改变自己的琐屑和平庸；舒婷的“让你的飓风把我炼成你的歌喉/让你的狂涛把我塑成你的性格”（8），呼唤大海对年轻柔弱的“我”给予塑造。但高鹏程从内敛的个性出发，写出了大海对他从青年理想主义到中年自省沉思的启示。某种意义上，大海成了他多年的对话者，反复激发他沉淀自我，发现生命的力量，在表达上，他脱开了浪漫主义的高歌热呼、直白倾诉语式。

象山石浦是高鹏程的周末临海居住处，他多次书写过自己这一写作出发地，具体的漫步空间，是渔港马路，这个地方似乎有个神秘的接口，连接“暗蓝色的肤色”与他“体内的某条静脉”，连接“通往大海的躯干”和他“身体的某个部位”，连接“闪烁的渔火”与他“孤单、无助的灵魂”（《海边书》162），它们既是存在的感应，也是主客的接通，又是隐喻象征的诞生，确乎诗的发生场域。关于年轻时的自己，高鹏程自认是理想主义的：“曾经他带着远方散步/他体内的海水载着一艘万吨巨轮”（《海岸细雨》92），这象征他彼时的灵魂高度；对于台风，他欢呼它的更新力量：“台风过后/一只新生的沙蟹爬过湿漉漉的海堤/一枚青涩的果实/从树缝间透出微绿的光芒”（《海边书》71），映出了那一刻诗人的向上精神。但毕竟他开启写作时已经进入了中年，观照大海时，他更多在生命的承受、坚忍状态中记录了许多幽微、隐秘的感受。

最初观照海浪时，高鹏程是将它的特征与自己的身体感觉、想象性人格塑造联系起来。波浪汹涌的时候，他虚拟成充满恨的牙齿、刀子，将自己撕咬、啃啮、雕琢，最后自己变成一块礁石，“棱角突出”；波浪轻柔时，他感觉像爱，抚摸，亲吻，让自己变得“光滑、慵懒”（《海岸细雨》124）。显然，大海既对他的“自我”有激发作用，也有同构价值：把浪花看作“牙齿”，应该是诗人对生活捶打个体的痛感，就在这种被撕裂、咬啮中，个体逐渐变得刚硬，成了礁石；而当他平衡到顺适的时候，海中的平波如同心灵按摩器。这样的人海关系来自诗人的高度敏感。他曾反复追问波浪的跋涉、破碎的重复意义，最终他感觉，在海边生活，“就是和波浪的砂纸日复一日地/交换疼痛、磨损……直到我礁石的身躯小如沙粒”（《退潮》4），重复多了之后，内部结构就稳定。因此，在另一些时候，高鹏程肯定了波浪的重复：“重复是提醒自己的存在”“因为一种神秘力量的召唤/一次又一次，它在沙滩上死去，又从海底复生”（《退潮》39），是确认存在本身的坚实价值，体认波浪产生的

“神秘”力量之源；“这无法否认的始终如一的坚持/一波又一波涌向海岸的执着”“请允许我描述它每一次的陷落、救赎和颤栗”（《退潮》181），是在波浪的坚持和执着中汲取勇气，并读出波浪被卷入海底后的自我救赎和灵魂深度。高鹏程在同一事物的两面性中来回拉锯，反复叩问，体现了他的内倾型个性，他对海浪的观照是和他对个体命运、自我生命的思考联系起来的，波浪的重复如同人类日常生活的机械重复，缺乏兴味，但波浪死去后从水底复生，这对限于低谷、沉沦状态的人来说不啻为巨大的感召。因此，高鹏程的波浪咏叹属于生命精神之问，具有形而上意义自觉。

当高鹏程逐渐进入中年生活的瓶颈时，他开始调整自己的观察目光，将取材的“渔网”转向海边一些微小、斑驳、黯淡的事物，发掘它们的生命寓意。在第二本诗集的第一篇《赞美》中，他表达了个人诗学：年轻时，“赞美风暴，和它掀起的巨浪/我赞美海的大孤独的辽阔”；现在，“愿意俯下身子/去赞美一只被风浪撞碎的螺壳/它里面回旋的风暴，它收留的海底的声音”（《风暴眼》3）。这是一种后退，离开了海洋的震撼性场面，也是一种进步，更深入细小中回旋的阔大。当直面人生的平凡、坚忍时，高鹏程自动倾斜到“渺小”“纤细”这一头。他能关注一滴雨的旅程，看到它“击打着一小片海水的头盖骨”“最终被一小片海水凉凉的皮肤包裹”，想象它“在海水下面”“像伤感，落进一场更大、更深的伤感”（《海岸细雨》163），这背后是诗人体内对单个生命最高的爱与悲悯。

海洋那么阔大，高鹏程聚焦、承认渺小、纤微，当然不构成对生命的否定，它其实是对生命过程中的痛感、苦感的注视、体味，更是对渺小者承受力的发掘。舍勒说：“造物的一切受苦和痛苦，皆有一种意义”（154），对高鹏程而言，漫步海边时，他愿意发掘卑微者承受巨大负荷的力量，它们扛住重围、高压、危险，并甘于幽居于黑暗中。比如海水下的船钉，高鹏程描写它们的环境是“头顶是喧闹的海面”，螺旋桨“掀起巨大的旋涡”，定居于“幽暗的罅隙和腐烂船体的下面”，走过“一生小小的悲喜”，最终岩石和船缝间的痕迹“像无法破解的文字/对应着天空，另一片水域中阒寂的星群”（《风暴眼》12）。在受苦中隐忍已体现了生命的力量，受苦时还能发觉欢乐，幽暗中的小贝壳和天上的星群一样有着闪烁的一面，这算得上某种高贵。

高鹏程还发现、创造了海洋上的“暗影”一面。比如《阴影》这首诗，写夏天的海鸟在飞翔中“向海面投下/清晰的阴影/它们娴熟地控制着水中的/那一小团黑”，但冬天浑浊的海水吞没了阴影，诗人由此得出“正是埋在水中的这一小块阴影/控制着它们飞翔的姿势”（《风暴眼》37）。水中的阴影对海鸟来说就是它们的投像，它们从中获取自己的姿势，获取飞翔的欢乐和方向，又或者，那暗影就是高鹏程构思的生命力的象征。另一首《阴影》，有“几朵白云/向海面投下阴影”“一些不同的事物，停在阴影中的不同层面”，还有船身的刮痕留下的阴影，以及“光线达不到的水域”的阴影（《海岸细雨》102）。这些阴影对高鹏程而言，是事物存在的证明，是事物丰富内部的持留，也是事物历史的印记，或是世界无法捕捉的那些内在性。

长期书写大海，大海的力量必然进入诗人的个性、灵魂中；哪怕高鹏程一度偏爱海边微物或暗影中的事物，他也没有拒绝大海给予他的力度。在《我为什么还会写到波浪?》中，诗人将浪花比成“塞壬裙摆上的蕾丝花边”，和希腊海洋文学传统衔接起来，在这样的阔大时空背景上，凸显波浪“翻动时露出的深渊和峰顶”，极尽生命空间的纵深感；既写波浪“深夜覆盖于礁石之上卷曲的长发/编织的梦幻”，又写它“也是绳索、鞭笞和抽打”，刚柔相济，隐喻生命中的轻盈诗性与苦难磨练；他接受波浪是“泡沫般的故乡”，更能看到它“是液态的火。看见火光的人……被它吸引、灼伤”，在人生的幻梦和热切追求中思索可能的意义。该诗最后终结于“它的冷里面还藏着一把刀子/……一

次我看见了它隐含的锋芒”（《退潮》12），类似钢刀从高温中投去淬火，完成了对自身的一次磨砺。这是 2014 年诗人书写大海十年的一次总结，从中可以看到，他从大海中获得了各种生命启示，在波浪上实现了生命境界的自由转化。

三、航海中的“精神共同体”

人海关系的重要一面还在于海为人类提供“舟楫之便”，世界文明的交互需要借助海道来实现，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东南沿海或北方海域可以通向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东非、欧洲、日本等地，以丝绸、茶业等中国货物为亮点的地域商业贸易往来、物质交流旧址形成了“海上丝路”，且在近年开始进入文学领地。高鹏程原本熟悉海港、潮间带书写，2020 年开始，他通过史料耙梳、田野调查而“触摸”到那些海上丝路文明交互遗迹，扩展了中国海洋文学的地理版图，他命名新诗集为《大道蔚蓝》，露出了他的抱负：他要在广阔海域上探索，航海文明交流中的“道”是什么。如果说柯恩《小说与海洋》对英、法、美的海洋叙事主要突出技艺在航海生活中的具体内涵（27），高鹏程重在对海上丝路地理、人物、风物的怀旧中深入蔚蓝之“道”，他的沉思个性推动他深入航海的缘起、航海的本质、航海的价值中所包含的人类精神，由此构成了“精神共同体”。

“精神共同体”原本是德国费迪南德·滕尼斯提出的，指没有血缘关系，相距很远，甚至不识对方，但因互相理解，有共同信仰、价值观或目标而相连的人员关系或群体（Tönnies 27–31）。“海洋命运共同体”侧重于各国在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事业、应对海洋生态危机上的休戚与共，也有学者将中西文学中的观海归为“海洋情感共同体”（倪浓水 75–82），高鹏程诗中则展示海上丝路发展中各族群跨洋交互这一行为体现的精神共通性，构成“精神共同体”。从历史上看，中外关系始于先秦，徐福东渡是一个史家重视的标志，高鹏程将徐福的渡海归为“重要的是彼岸的存在/重要的是抵达”（25），这一清晰价值判断，让他得出李白写“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过于否定了出发者的“彼岸”目标。元代留下《岛夷志略》的汪大渊到过南半球（非洲），对这位“东方的马可·波罗”，高鹏程拟想他的初心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176）。对于攀登了航海高峰的郑和，高鹏程给他的独白是“我渴望你，如同港口渴望遥远的岸线”“无论我们的皮肤是黄，是白还是黑/身体内都会有共同的轰鸣与喧响/当它们平静下来，我们都拥有相同的/暗蓝的血脉，一道秘密的航线”（179）。可以看到，作为一个诗人，高鹏程略去了历史叙述中的徐福奉秦始皇之命，汪大渊经商的家族背景，郑和的朝廷外交出使任务，而着意从人面对海洋畅想彼岸、越海抵达这一深层本能，将它和人类的好奇心对等起来，使航海具有了“人类精神基因”的诗性意味。与高鹏程这种阐释相反的，是一种源自陆地文化心理的海洋恐惧说法，认为海洋是尽头、是空荡荡的虚无，又比如雨果在《海上劳工》中关于一块礁岩写道，“寂寞的海水显得凄凉，这儿既喧闹又寂静，这儿发生的事与人类毫无关系”（175）。但历史表明，人类一次次的涉海航行，验证了海洋是可感知的经验空间，而高鹏程深入到经验后面的精神共同体，歌颂了人类对奇异蔚蓝世界进发的渴望，他提炼出一代代的渡海者藏着暗蓝的血脉，让读者确信，即便海上必然有风暴、急流，但拦不住人类渡海这一“宿命”的好奇探险心。这可谓他对人海关系谱出的高音，或许背后有 18 世纪以来启蒙思想对他的作用，但高鹏程在疫情期间的书写彰显这一点，应该有着对人类童心重新强化的意识，疫情的漶漫、全球的迷茫、未来的危机感，需要回溯人类基本的精神方向。

很长时间内，海洋被作为陆地的背景，大海的特点、它与人类的互动、人类因它发生的联系，

不太被史书记录，随着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渡海交流的文明史日益彰显，近年，中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更予以了深化，在《大道蔚蓝》中，高鹏程自觉思考了这一层面。他对古代航海的必然，归为古人认识到一个事实：“只有海水中的道路，能把世界连成一体”（181）；“世上所有的水道/其实都是同一条”（241）。这可以说是对航海发生的本质认识，它是一种把多合为一、将差异化为同一的哲学态度，既建立在海洋空间水体的流动性、互通性、整体性的事实基础上，也是对时代“共同体”精神的灵活阐释。意识到海洋对人类而言的连接属性，高鹏程对丝路文明中的地方就有了意兴飞扬的想象。比如将广州与巴士拉看作“仿佛两粒纽扣，两座遥远的城市分置两端/共同维系着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湛蓝的衣襟”（56），把本来被分割的陆地城市统一成海域“衣衫”的扣子。而爪洼岛在他看来，虽为边远之地，高密度人口、多种姓，但对土著们来说，灵魂的信仰并不难找：海涛声“是世界的中心”（127），换言之，大海本身就能凝定当地人的心。

海洋的连结作用还体现在海上丝路发展中文明交往、你中有我上，高鹏程在诗中将此称为“混血”，比如写泉州城，波斯人、阿拉伯人及其带来的物品、建筑风格，和本地的红砖古厝杂糅，“潮水混合着渔火/让一座混血之城，仿佛一朵绚丽的彼岸花/别在亚洲版块和太平洋版块的夹缝里”（88），其中包含着诗人对世界一体、文化交融、海通彼此的热情颂扬。他相信，“那些在世界不同角落生活的人们/不同海岸、码头上明灭的渔火/都在渴望交融、融合……”（178）。打破封闭，吸纳他者，是他反复发掘的丝路旧址亮点：宁波的庆安会馆，他看到“既能安放妈祖的灵位，也能收留远洋的愿望”（13）；海南陵水，当地土著的方言里，“夹杂着来自更远处海岸的口音”（51）；广州南海神庙里，接纳了因迷恋景致而误了返程海船的古波罗使节（57）。诗人突出这些丝路文明细节，仿佛让我们看到，坐在船舱里的各洲人，都能顺着潮水走上他乡的岸。海与人的关系必然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水能渡人，海也促进着遥遥相隔的人们走近彼此，开放着各自的生活世界。

“物”是近年学界关注的新焦点，它既是客观世界中具象的日常实体物品，也蕴含着历史、社会、文化的内容，在海上丝路回溯中，文明交流落实在许多物品上，高鹏程诗中也多次写道，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异域的香料、宝石、种子、奇珍异兽，这些货物在海平线的船上来来往往。在《大道蔚蓝》的“风物篇”中，有胡椒、水稻、番薯、土豆、茶叶等专题书写，其中，胡椒如“微型的星球，推动了世界航海史的进程”（208），番薯的纤细藤蔓，“和东方民族的命运紧密缠绕”（215），而瓷器“神秘的釉色”，是“东方民族精神内质的闪耀”（203）。诗人把物与历史变化、民族特性焊接起来，使物超出了一般的使用价值，而烙上了文化印记。对这些物质贸易往来，他强化了海运的价值：“一艘装满黄金和丝绸的木船/从它的一处码头解缆/一只蜗牛，小心翼翼/打开了它伸向未知世界的触角“（46），这是对公元前 111 年徐闻出发的船运的想象，上溯了中国“蓝色的道路”的起点，凸显了大海对物之交流的庄重意义。

在人海关系中，海洋固然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交往、进步有重大价值，它提供了物产和能源，承载着运输，保障着世界的整体性，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但人的主体性也非常关键，没有人作用的海洋，只能是原始的、荒芜的，是人类让海洋生动起来，庄严起来。高鹏程在诗中对涉海者一一“致敬”，从第一艘独木舟制作者，到驾船往来于海岸和岛屿间的物质交换者，罗盘的发明者，荒岛的孤魂（194），诗人将他们视为海洋文化史中的标记型人物，星辰般的存在。此外，高鹏程还串起了一系列跨海交流的人物，有东晋赴天竺收集梵文典籍、海上回国的高僧法显，唐代取海路至印度、苏门答腊潜心学佛的义净法师，第一个到过非洲、乘商船回国的杜环，他们的异域游历与敏捷汲取

应和着不息的海波，或留下了《佛国记》，或让烂陀寺的菩提母树在别处开枝散叶……这些承载着精神共同体的人和事，让高鹏程的海上丝路书写有了信仰般的高度。

四、结语

从海洋学角度来说，人与海的关系，顺承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海是自然的具体化，由于海的无限辽远、深邃，海的巨大能源，人类与它形成了观赏、征服、利用、共生等不同性质的关系。但就海洋文学而言，每个书写者都可以从自己的经历、角度衍生出不同的人海关系类型。当代新诗中，蔡其矫将自己称为“海的子民”，汤养宗自称“海的老儿子”，叶玉琳被称为“海的女儿”，他们都将海洋作为情感家园与人格养育者。高鹏程成年后在海边生活了十年，非浪漫抒情型的个性让他注重观察渔港生民的劳作，沉思人与海洋的交融，并在近年的海上丝路文化建构中整体思考海洋与文明的关系，这就使得他诗中的人海关系呈现出立体的层次感，并显示出独特的蕴涵。在他对海边生民的关切中，不只流露了对艰辛、坚韧的沉吟，还有将人与海洋血肉交融、力透纸背的深度感性，这种具有历史厚度的书写，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中国海陆复合型文明的历史本源。而他呈现的自我与海洋的关系，也避开了常态的高昂，真实表达了大海与中年生命的微妙应和，有沙砾的磨损感，有幻梦与抽打的交替，显示了沉潜抒情的张力。在回溯航海文明的高音区，他打捞诸多海上丝路旧地、名人、风物，将人类的远航提炼为文明的蓝色基因，个体对海洋好奇心的驱动，并在近年全球化低潮中振起“同一条海道”的心音，唱出文明连结、融合的旋律。他的海洋诗代表了近二十年中国“海洋”文化意识不断延展、深化的趋势。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Hu Suzhen[ID] https://orcid.org/0009-0006-2399-605X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玛格丽特·科恩：《小说与海洋》，陈橙、杨春燕、倪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 年。

[Cohen, Margaret. *The Novel and the Sea*. Translated by Chen Cheng, Yang Chunyan, and Ni Min,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9.]

丁竹：《蓝色海岸》。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 年。

[Ding, Zhu. *Blue Coast*.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ress, 2005.]

Ferdinand Tönnies. *Communityand Civil Society*. Cambridge UP, 2001.

高鹏程：《海边书》。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 年。

[Gao, Pengcheng. *Book by the Sea*.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7.]

——：《风暴眼》。宁波出版社，2009 年。

[---. *Eye of the Storm*.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2009.]

——：《退潮》。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年。

[---. *The ebb tide*.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4.]

——：《海岸细雨》。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 年。

[---. *Coastal Drizzle*. China Book Publishing House, 2020.]

——：《大道蔚蓝》。中国言实出版社，2024 年。

[---. *The Blue Avenue*. China Yanshi Publishing House, 2024.]

郭小川：《郭小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

[Guo, Xiaochuan. *Selected Poems of Guo Xiaochuan*.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5.]

韩增林、刘桂春：《人海关系地域系统探讨》，《地理科学》，第 27 卷，第 6 期，2007 年，第 761–767 页。

[Han, Zenglin and Guichun, Liu. "Exploration of the Regional System of Human Sea Relations." *Geographic Science*, vol. 27, no. 6, 2007, pp. 761–767. DOI: https://doi.org/10.13249/j.cnki.sgs.2007.06.015]

陆游：《陆游全集校注 剑南诗稿》第 4 册，钱仲联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年。

[Lu, You. *Collected Works of Lu You with Annotations: Poems of Jiannan*. Collated and annotated by Qian Zhonglian, vol. 4,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ress, 2016.]

史蒂夫·门茨编：《近代早期海洋文化史》，金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 年。

[Menz, Steve. *A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Marine Culture*. Translated by Jin 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5.]

倪浓水：《观海•航海智慧与想象力•海洋升华——中西方海洋文学的异质和同质》，《海洋文学与文化学刊》，第 1 卷，第 1 期，2026 年，第 75–82 页。

[Ni, Nongshui. "Gazing at the Sea: Maritime Wisdom, Imagination, and the Oceanic Sublime —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Maritime." *Literature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 no. 1, 2026, pp. 75–82. DOI：https://doi.org/10.64058/JMLC.26.1.06]

《山海经》, 方韬译注。中华书局，2009 年。

[*Shan Hai Jing.* Translated by Fang Tao,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马克思·舍勒：《同情感与他者》，朱雁冰、林克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Scheler, Max. *Same Emotions and Others*. Translated by Zhu Yanbing, Link, and other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

舒婷：《舒婷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年。

[Shu, Ting. *Shu Ting's Poetr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4.]

王书明：《人海关系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19 年卷，第 27–35 页。

[Wang, Shum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ages of Human Sea Relations." *Research on Chinese Marine Sociology*, vol. 2019, pp. 27–35.]

杨伯俊：《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

[Yang, Boju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杨凤琴：《浙江古代海洋诗歌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年。

[Yang, Fengqin. *Research on Ancient Marine Poetry of Zhejiang*. Zhejiang UP, 2014.]

雨果：《海上劳工》，陈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年。

[Hugo. *The Sea Laborer*. Translated by Chen Le,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5.]

张兆勇：《谢灵运集笺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

[Zhang, Zhaoyong. *Annotations on Xie Lingyun's Collected Works*.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7.]

庄子：《庄子》，孙海通译注。中华书局，2007 年。

[Zhuangzi. *Zhuangzi*. Translated by Sun Haito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